



正校  
廿二史劄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7  
9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陽湖趙翼撰

方大文庫

史記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蓋開天立極之君。天竄聰明。自有不可思議者。即後世草昧開創之主。亦必有異稟。與神為謀。如北齊文宣帝。雖淫酗顛昏。而謏語謔言。輒預知來事。已屬神奇。見北齊文宣預知條內至如遼太祖金世祖。二君紀傳所載。尤可徵也。遼本紀。太祖生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時伯父當國。有疑輒咨之。既即位。征討無不如意。遂成帝業。天贊三年。忽下詔云。自我國之經營。為群方之父母。升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詔下。聞者皆驚懼。莫識其意。是年大舉征托歡。舊作吐渾党項。準布。舊作阻卜等部。明年盡取西南諸國。乃詔曰。所謂兩事者。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乃又大舉兵親征。天顯元年。拔扶餘城。攻輝罕。舊作忽汗降其王大諲謨。以其地為東丹國。封皇太子為人皇王。以主之。此又畢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謂丙戌。秋必有歸處者。至是亦驗云。又金世紀。世祖嘗能以夢占候。戰陣之勝負。如與博諾。舊作孟孟及戰。世祖曰。予嘗有異夢。今不可親戰。

010190611235



若左軍有力戰者。則大功成矣。會其弟頗拉淑舊作頗刺淑力戰果大勝。及疾作。妻納喇氏舊作孛斡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年耳。頗拉淑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二年耳。頗拉淑出謂人曰。吾兄至此。亦不與我好言。及明年納喇氏卒。又明年頗拉淑卒。臨卒時嘆曰。我兄真多智哉。初寢疾時。子阿固達以事如遼。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阿固達果前沒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撫之。謂弟穆宗英格曰。烏雅舒舊名烏雅東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後果滅遼。稱帝云。又世祖討烏春歸。紇石函部長阿海迎謁。世祖謂之曰。烏春背恩叛我。我故誅之。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竭力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後其子阿疎果叛而致亡滅。是二君者。豈非所謂夙慧性成。神鬼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論者耶。

金制追諡帝后之濫

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舊制。皆四代。惟後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為褻濫。金之追諡亦無限制。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顏部。第四世綏赫舊名綏可始定居阿勒喀水舊作安出虎水。有室廬之制。第五世舒嚕舊名石嚕始官特里哀舊作惕隱。第六世烏古舊名烏古乃始為女直節度使。皆遼所授。遼以縣令為刺史。刺史為節度使。故節度與唐同名。而寔異。第七世和哩布

舊名勃及弟頗拉淑弟英格舊名盈哥英格又傳和哩布長子烏雅舒。皆相繼襲節度使。至烏雅舒傳。其弟阿固達始建號稱帝。蓋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乃天會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諡。函普曰始祖。景元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烏嚕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舊名跋海曰安帝。妣曰節皇后。安帝子綏赫曰獻祖。妣曰恭靖皇后。獻祖子舒嚕曰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昭祖子烏古舊名烏古乃曰景祖。妣曰昭肅皇后。景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簡翼皇后。世祖弟頗拉淑曰肅宗。妣曰靖宣皇后。肅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貞惠皇后。穆宗從子烏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為帝者。而追諡尊稱。至十一君。可謂濫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廟。皆百世不祧。事俱見本紀。

按松漠紀聞。金九代祖名堪布。號始祖。八代祖名額嚕。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蘇赫。五代祖名舒嚕。高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師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師名措格伯祖。太祖名烏嚕斯。諸名皆與金史不同。蓋當時國語本無漢字。惟以音相傳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風氣淳實。祖父一言。子孫終身奉之。弗敢違。女直俗生子。長即異居。景祖九



子元配唐古氏舊作唐括氏生和卓舊名次和哩布舊名次噶順舊名次頗拉淑舊名次英格舊名及當異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噶順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與和哩布同居噶順與頗拉淑同居其後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繼之世祖卒肅宗頗拉淑繼之肅宗卒穆宗英格繼之兄弟間自相傳襲毫無爭端薩哈傳所謂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襲節度使和卓無異言世祖越噶順而傳肅宗噶順亦無異言皆景祖志也世祖臨歿呼穆宗謂曰長子烏雅舒柔善若辦契丹事阿固達能之穆宗後遂以位傳烏雅舒以及於太祖兄弟間行之自如無所勉強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傳其弟烏奇邁是為太宗及太宗本無立熙宗意名宜太祖長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孫當立與宗幹希尹等定議入奏太宗以義不可奪亦遂授熙宗為安班貝勒舊作諸班勃極烈金最尊官也諸帝皆由此繼大統而繼體焉可見開國之初家庭間同心協力皆以大門戶啟土宇為念絕無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奮起一方遂有天下也熙宗即位亦敬禮諸叔未幾宗磐宗雋宗德宗德蘭舊名等相繼以謀反誅帝亦酗酒以疑忌殺其弟常勝扎拉舊名海陵又手弑帝而奪其位遂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宗弼子孫三十餘人舍音舊名子孫百餘人諸內族又五十餘人草薙株連幾無噍類其去世祖肅宗之世曾未三四十年而骨肉變為仇讎蕭牆之內橫屍喋血祖宗高駕之風一旦漸滅而國脈亦幾斬絕幸世宗登極以太祖子孫無幾曲為保全從弟京謀逆當誅猶貸其死臨御三十年絕少誅夷宗族之事章宗時又以鄭王永蹈鎬王永中之亂遂疑忌宗室凡親王皆置之傅及府尉官名為其屬寔以監之馴至宣哀之世鎬厲王子孫禁錮已四十餘年衛紹王子孫亦禁錮二十餘年至大中始釋而國已亡矣自古家門之興未有不由於父子兄弟同心協力以大其基業及其衰也私心小見疑妬攘奪恩誼絕而門祚亦隨之家國一理應若鼓桴此可為炯鑒也

按晉書載記禿髮利鹿孤臨死謂群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遂傳其弟利鹿孤嗣位利鹿孤將死亦曰内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傳檀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傳檀有才略其父嘗謂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是以諸兄不授子而欲傳於傳檀云此可見小部落之興亦由於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開國以後典章誥命皆彬彬可觀文藝傳序云金用武得國無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列於唐宋之間有非遼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蓋自太祖起事即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敦遣赴闕本紀



又以女直無字。令希尹做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國語。製女直字。頒行之。希尹傳。是太祖已留心於文事及破遼。獲契丹漢人通漢語。於是諸王子皆學之。勛少時即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能以契丹字為詩文。凡游宴輒作詩以見意。勛宗翰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宗翰傳。宗翰從獵。為流矢所傷。養疾兩月。習契丹大小字通之。宗翰傳。按勛為都統。宗翰宗雄為元帥時。尚未滅遼。而已好學如是。蓋王氣所鍾。生皆異稟。故文藝之末。不學以能。熙宗謁孔子廟。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讀尚書論語。五代史及遼史。或夜以繼日。海陵嘗使畫工密圖杭州湖山。親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紀。其中秋待月賦。鵲橋仙詞。尤奇橫可喜。見程又嘗令鄭子聃楊伯仁張汝霖等。與進士雜試。親閱卷。子聃第一。傳。是并能較文藝之工。批計熙宗登極時。年僅二十餘。海陵當宗弼行省時。已在其軍前。則其習為詩文。尚在用兵開國時也。遼王宗幹延張用直教子海陵。與其兄克皆從之。學事在天眷之前。世宗嘗自撰本曲。道祖宗創業之艱難。幸上京時。為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嘗修賞牡丹故事。晉王允猷賦詩。和者十五人。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與諸儒講論。乙夜忘倦。今所賜右相石琚生日詩。可略見一斑。迨章宗以詩文著稱。密國公孛以書畫傳世。則濡染已深。固無足異矣。惟帝王宗親。性皆與文事相決。是以朝野習尚。遂成風會。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滅遼以前。其名皆本其國語。及入中原。通漢文義。遂又用漢字製名。如太祖本名阿固達。而又名曷也。太宗本名烏奇邁。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舊作合刺。而又名亶也。海陵本名都古魯訥。舊名迪。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烏祿。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瑪達格。舊名麻達葛。而又名璟也。宣宗本名烏達布。舊名吾睹。而又名珣也。哀宗本名寔嘉蘇。舊名寔。而又名守緒也。此帝王之二名也。他如烏頁。舊名烏也。之名勛也。舍音。舊名斜也。之名泉也。薩哈。舊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舊名粘沒喝。之名宗翰也。幹里雅布。舊名幹。之名宗望也。額爾來。舊名額。之名宗峻也。鄂爾多。舊名鄂。之名宗輔也。幹布。舊名幹。之名宗幹也。烏珠。舊名兀術。之名宗弼也。摩羅歡。舊名良虎。之名宗雄也。阿里布。舊名阿魯。之名宗敏也。托卜嘉。舊名不也。之名宗亨也。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又如布薩。忠義之本名烏者也。赫舍哩志寔。本名撒曷輦也。赫舍哩良弼。本名羅索也。舊名婁。至唐括安禮。本名幹魯古也。伊喇慥。舊名刺慥。之本名移敵列也。富察世傑。之本名阿散也。赫舍哩執中。之本名呼沙呼也。舊名呼沙虎。阿勒根彥忠。之本名密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蓋國語之名。便於彼此相呼。漢名則用之。詔令章奏。



亦各有所當也。其避諱之法，則專避漢名，而國語之名不避。蓋國語本有音而無正字也。章宗避睿宗諱，凡太祖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為崇。民間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謂孫即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尚有本字全體，應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即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傍之犯如葉字作葉，浪字作泝，正是如此。乃擬熙宗廟諱，宣字從面從且，世宗廟諱，雍字從糸，自此不勝曲避矣。

金記注官最得職

金本紀所載世宗嘉謨懿訓最詳，較貞觀政要更多數倍，推其故，蓋當時記注官之得其職也。大定中，伊刺傑言每屏人奏事，雖史官亦不得與聞，無由紀錄。世宗以問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做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於是朝奏屏人議事者，記注官獨不避自此始。本紀黃久約為諫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將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為常。則不惟記注官不避，即諫臣亦不避矣。載筆者在旁，則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於正。記注官聽諸切近，據實書之，宜其所記之詳且密也。章宗時，完顏守貞修起居注，與同官張暉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欲其與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

起居舍人，每帝視朝，則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今臣等迴避，并香閣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上從之。又補闕楊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麻，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守貞及庭秀傳故章宗本紀所載帝訓亦多，皆記注官之得其職故也。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賢。大定七年，大興府曾奏獄空，賞錢三百貫，以為宴樂之費。其政簡刑清可知也。然二十餘年中，謀反者偏多。大定六年，泰州民和卓舊名謀反伏誅。九年，契丹愛實喇舊名外失刺等，冀州張和等，俱以謀反伏誅。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兒謀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資等，西北路納哈塔齊錫舊名納合斤等，鄆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瓊等，俱以謀反伏誅。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十九年，密州民許通等，濟南民劉溪忠等，俱以謀反伏誅。二十年，布沙堪舊名蒲速挽，羣牧所羅和舊名和，謀反伏誅。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二十三年，潞州民陳圓亂言伏誅。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反伏誅。此皆載於本紀者，有道之世，偏多亂民，何也。豈世宗綜覈吏治，凡



有姦宄。有司俱不敢隱。故奏讞獨多。抑有司爭欲以發摘邀功。遂以輕作重。以見其勤於吏事耶。

全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傳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溫都思忠等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等二十一人。皆罷之。紀本又命秉德廉察河東路太原尹圖克坦恭。舊名徒單恭與九縣令皆罷去。惟楊邦基以廉為河東第。召為禮部郎中。邦基又宗既為永定軍節度使。秉德訪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曰。我使君廉明類此。秉德器之。遂超遷兩階。宗賢此皆熙宗時初設此制。上下皆以吏治為重。故舉劾足以示勸懲也。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間。官吏奉法。如伊喇道。舊名移刺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所家奴等。各進兩階。貪汙官。濬州防禦使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睢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階。移刺後以廉問使者。或以愛憎為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同察之。未及行。章宗即位。乃置九路提刑司。覈之。宗雄尋又以言者謂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設按察使。其所舉劾。又差。官覈察之。於是權削望。輕官吏。無所畏憚。賈鉉奏。差監察時。即別

遣官偕往。更不覈察。從之。乃詔監察御史分按諸路。若女直人以漢人偕往。漢人以女直人偕往。此金代考覈官吏之大概也。蓋創設之始。上下奉法。甄別必公。及其久則弊漸生。如元季亦嘗遣使。而情賄轉甚。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輟耕錄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扭於故常之時。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嘗無補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歲時定民之眾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三年則天下大比。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之貧富而籍之。以應科差。謂之推排物力。亦謂之通檢。大定四年。梁肅奉使通檢東平大名兩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刻增損為能。肅所檢獨稱平允。朝廷敕諸路以肅為法。肅大定十四年。又詔議推排法。朝臣謂宜止驗。現在產業富察通言。必須通檢各穆昆。舊作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自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則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矣。通章宗時。屢遣使與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戶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嘗諭推排使賈益謙曰。如有新強及銷乏戶。雖集眾推唱。然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十貫。或尚有不能者。新強者勿添。盡如一元應添三百貫。而只添二百貫之



類卿等當盡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也。蓋謙是朝廷於推排物力未嘗不意存輕減。然高汝礪疏云。推排止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為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強者扶同而幸免。貧弱者抑屈而無訴。難望物力均矣。汝礪張萬公亦言。適足長告訐之風。增猾吏之弊。萬公張宏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物力為功。督責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乃妄加農民田產。答擊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盈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至與商賈同。應上役。豈立法本意哉。永元是通檢之法。雖欲均徭役。而實滋抑勒告訐賄詐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與宋呂惠卿所創手實法正相似。手實法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貨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息錢一。隱匿者許告。有實則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鄧綰極論其害。謂民間養生之具。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且民之生計。贏縮不時。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徒使鬻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於王呂所創新法不改。而獨此手實之法。特詔罷之。以宋暫行即罷之。故政而金代數十年行之不變。故雖以世宗

之求治。而無救於民病也。按宋史呂公綽傳。官籍民產。第賦役輕重。至不取多。仁宗時。已有按產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則令之出錢。又自有別。

明安穆昆散處中原。明安舊作猛安。昆穆舊作謀克。

金初本俗管軍民者。有穆昆百夫長也。有明安千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璉。滿里正軍之奴僕曰阿里喜。無事則課其所屬耕牧。用兵則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後。慮中原士民懷亂。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使自耕種。春秋給衣。若遇出兵。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皆有之。築壘於村落間。如山東路有把古魯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雷哥蠻明安。山東西路有益買必刺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諸明安於中都等處安置。納合椿大定中。又摘徙山東明安八穆昆於河北。東路之酬幹青狗兩明安舊地。初入中原時。所受田多散處州縣。世宗不欲其與民雜處。完顏思敬與圖克坦克寧議。令明安穆昆之眾。自為保聚。其土田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為永制。思敬然諸明安穆昆恃其世襲。多不法。或請同流官考轉。宗憲以為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襲。此職今不可改。其有不職者。當擇其子弟中賢者代之。遂著為令。宗憲章宗時。又詔明安穆昆既不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



其臧否。按開國時。移明安穆昆於中原。給地使之屯種。本欲贍其身家。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意至深也。而諸軍巨不能屯種。往往賃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棗以為薪。且私賣其田。日益貧乏。太祖時以三百戶為一穆昆。十穆昆為一明安。至宣宗時則三十人為一穆昆。五穆昆為一明安。哀宗時又二十五人為一穆昆。四穆昆為一明安。蓋末年益耗減矣。

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為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為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為漢人。繼取南宋人為南人。金史完顏勛傳。女直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此以遼地為漢人也。賀揚庭傳。世宗謂揚庭曰。南人曠直敢為。漢人性姦。臨事多避。異時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此以河南山東人為南人也。元史百官志序。諸官職皆以蒙古人為之長。而漢人南人貳焉。文宗詔各道廉訪使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鉅夫傳。世祖命鉅夫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按鉅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稱南人。此以南宋人為南人也。

宋金齊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為屬

宋金齊分畫地界。前後不同。守土官亦隨地為所仕之朝。如張孝純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劉豫。豫廢仍為金行臺丞相。鄺瓊李成孔彥舟徐文。皆自宋降。豫廢皆仕金。瓊為博州防禦使。成為安武軍節度使。彥舟為鄭州防禦使。文為南京都虞侯。是也。豫本金所冊立。豫官即金官。豫廢仍仕於金。固無足怪。至金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後仍取之。其時守土官吏並不遷改。地在金則官屬金。地在宋則官屬宋。及再入金。則官又屬金。如鄭建允先為金知延安軍事。齊國建。累遷刺史。齊廢以地與宋。為宋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金再取陝西。仍以為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張中孚仕宋。知鎮戎軍。以原州叛降於金。為涇原路安撫使。齊國建即屬齊。為陝西諸路節度使。金以陝西與宋。又仕宋。官開府儀同三司。後金人來索。又歸金。為行臺兵部尚書。李上達為金東平府司戶。齊國建為諫吏部員外郎。齊廢以地與宋。上達隨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達又入金。為同知大名尹。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一似邊外番部之類。換朝而不換官。蓋金以地歸宋時。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慮新復州縣官吏懷不自安。降詔開諭。又命檢詳劉豫偽官。換給告身。未幾金又取舊



地故其官亦隨地歸金也。然亦可見是時仕宦之傳遽矣。亦有宋所補放而隨地歸金者。宋史柳約傳。金人歸侵疆。約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獨約遣使武昌。得報而返。是約之外多降金也。

行慶宮圖畫功臣

圖畫功臣。漢有雲臺。唐有凌烟閣。宋有景靈宮。顯謨閣。昭勳崇德閣。金世宗思國初創業之艱難。亦嘗圖諸功臣於行慶宮。金史實寶舊名習失傳所載凡二十一人。遼王舍音。金源郡王薩哈。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蘇舊名習失金源郡王幹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羅索。舊名室王宗雄。魯王棟摩。舊名金源郡王尼楚赫。舊名銀。隋國公鄂蘭哈瑪爾。舊名阿。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普嘉努。舊名滿。金源郡王薩爾罕。舊名撒。充國公劉彥宗。特進烏楞古。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特進實寶。皆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傳。舊名阿。又載代國公罕都。舊名金源郡王實圖美。舊名石。徐國公瑋楚。舊名鄭國公們圖瑋。舊名譚國公實古訥。舊名石。濟國公芬徹。舊名滿。韓國公錫默阿里。舊名科。元帥左監軍巴爾斯。舊名拔。魯國公富察實嘉努。舊名滿。光祿大夫蒙古。舊名滿。隋國公和尼活。舊名特進托克索。舊名突。齊國公博勒和。舊名滿。儀同三司烏雅富瑋。舊名滿。

儀同三司阿里布。舊名阿。鎮國上將軍烏凌阿托雲。舊名烏林。太師領三省事。馱太傅大兒。大興尹持嘉暉。舊名赤。金吾衛上將軍馬武。舊名馬。驃騎衛上將軍韓常。譚國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開國時立功最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圖赫舍哩志靈。赫舍哩良弼。泰和元年。續圖石琚。此一朝策勳典故也。  
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強焉。蓋王氣所鍾。人皆鷙悍。完顏氏父子兄弟。代以戰鬪為事。每出兵。必躬當矢石。為士卒先。故能以少擊衆。十數年間。滅遼取宋。橫行無敵。觀鄙瓊之論宗弼曰。江南諸帥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召軍旅。易裨校。則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諭之。謂之調發。今元帥親臨督戰。矢石交集。而指麾三軍。意氣自若。將士視之。孰敢愛其死乎。瓊傳宋吳璘亦謂金人用兵。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所以能制勝。宋史饒風嶺之戰。金人重鎧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吳玠劉子羽傳觀此。可以知當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國初未遠。故大定之初。尚能攻擊江淮。取成於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將相。既不知兵。而猛安謀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則習於晏安。繼則困於饑乏。至泰和之末。與宋交兵。雖尚能擾淮楚。搆環慶。然此乃宋韓侂胄之孟浪生事。易於摧敗。



而非金人之不可敵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每戰輒敗。去燕遷汴，棄河北於不問。二十餘年間，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二戰，差強人意。其餘則望風奔潰，與遼天祚、宋靖康時之奔降如出一轍。當時劉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衛，委疲懦以出戰，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可想見是時兵力之積弱矣。興定南侵，雖據完顏賽不訛，可為古論慶壽、統石、烈牙、吾塔等傳。屢侈戰功，然宋史趙方、孟宗政、扈再興等傳，亦言屢敗金兵，則賽不等傳所云克捷者，蓋亦非實事也。完顏合達傳贊謂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蓋已見國史侈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額林匿之，而以捷聞，為御史納蘭所劾，宣宗但獎御史敢言，而訛論置不問。此尤掩敗為勝之明據也。由是相習成風，肆為欺飾。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統移刺蒲阿、合達、伊遇，其游騎獲一人，輒以捷聞。蒲阿傳八年，禹山之戰，蒙古兵稍卻，合達輒以大捷奏，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是時民間避兵者，方欲保險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動。不三二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殺，皆為捷書所誤云。合達傳是不惟遇敵輒敗，而并諱敗報捷，習以為常。統前後觀

之其始也，以數千人取天下，而有餘。其後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則承平之世，安不忘危，蒐練軍實，振作士氣，豈非國家急務哉。按禹山之戰，據元史，拖雷所襲，殺傷相當，是合達之奏捷亦尚非全虛也。

金初漢人宰相

韓企先傳：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傳贊謂仿遼代南此而官僚制度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中書省樞密院於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於燕。凡漢地選授官職，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自時立愛劉彥宗、韓企先官為宰相，其職皆如此。故規為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惟治宮政，庀民事，內供京師，外給轉餉而已。後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從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置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漢人為真相自此始。按元遺山作張萬公碑云：金制自尚左右丞為執政官，凡內族外戚及國人有戰功者為之，其次則黃雷人，又次則參用漢進士，不過以示公道而已，無相權也。

金俗重馬

金初以戰爭開國，故最重馬。景祖方為部長時，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曰：難未息也。馬不可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人乃弗敢



阿疎時兵力尚微。桓被散達方強。欲得盈哥之大赤馬。及辭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亦不許。遂戰敗之。桓被散康宗薨。太祖即位。遣使阿息保來弔。阿息保徑至殯所。閱賜馬欲取之。太祖大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世阿離合懣將死。太祖任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當禁止之。阿離合懣傳觀此可見金源氏之重馬也。軍旅之事。全恃馬力。此固有國家者所當留意耳。

金以壞和議而亡

宋南渡後。至紹興七八年間。盜賊盡平。韓岳諸將。兵力亦漸強盛。可以有克復中原之勢。故時有以和議為非者。然卒以和議而得偏安。其後正隆南侵。開禧北伐。亦皆以議和罷兵息事。迨賈似道諱和主戰。而國亡矣。蓋事勢當危急之時。不得不謹畏睦鄰。圖存於亡。若猶仗虛橋之氣。必誤國事也。金宣宗當蒙古兵圍燕京時。遣完顏承暉等往軍前行成。已解圍矣。後以遷汴之舉。致蒙古藉口。再起兵端。殘破河北。蹂躪關陝。至哀宗即位。羣臣言可因國喪遣人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而與之講解。哀宗下省院議。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勢。謂朝廷先遣使。則於國體有虧。遂止。哈達正大六年。蒙古兵圍慶陽。哀宗命陝省犒以羊酒。為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來議和。先遣小使幹骨樂至行省。時適有太昌原之捷。移刺蒲阿等

志氣驕滿。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來決戰。幹骨樂歸。以其語奏蒙古王。遂怒不可解。統大兵入陝。牙吾塔是時金兵不復南侵。宋人亦有繼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餉。劄付者。上行下之檄也。於是宋制置使陳該。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絕。蒙古圍汴。哀宗遣曹王訛可出質乞和。已退兵矣。而飛虎軍由福蔡元。又擅殺北使唐慶等。於是蒙古之和議又絕。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時勢。徒恃虛氣。以速滅亡也。金之先以和誤人。而其後轉以不和自誤。亦豈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遷於汴。河朔殘民。往往自相團結。各保一方。朝議擇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觀察使。能捍州郡。即授以兵佐。於是封建之議起。興定四年。封滄海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刺家奴為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遠州從宜郭文振為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山東安撫使燕益為東莒公。是為九公府。其中武仙最富強。張開次之。餘皆各保一方。其後日漸摧敗。如郭文振徙衛



州。至不能軍。但寓於衛。張開不能守潞州。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舊公。實與匹夫無異。此九人外。又有史詠。亦為平陽公。乃胡天作死後。詠繼之。而封者。傳贊謂他書所載。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刺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蓋正大間續封。如史詠之繼胡天作者。金史惟王福等九人有傳。餘皆無之。其後又有十郡王之封。見國用安傳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張瑤。張左。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九公各有傳。十郡王無傳。惟德全安國封仙。杜政略見國用安傳中。蓋此十郡王。本哀宗發空名宣敕。聽用安於同明帝有功者。賜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無大功績可紀。故無傳也。

金末賜姓之例

賜姓本始於漢初。北史李宏傳。所謂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是也。其後罕有行之者。惟西魏宇文泰當國時。因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絕滅。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其次為九十九姓。後賜姓之廣自此始。如楊忠賜姓普六茹氏。趙貴賜姓乙弗氏。寇和賜姓若引氏。耿豪賜姓和嵇氏。辛威賜姓普屯氏。樊深賜姓萬紐于氏。周搖賜姓車非氏。李楷賜姓獨孤氏。郭衍賜姓羅氏。侯瑱魏賜姓侯伏氏。周又賜姓賀屯氏是也。靜帝時詔復本

姓。其有倚為腹心者。則賜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羅協皆賜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宏修皇室譜。分為帝系疎屬及賜姓三篇。隋因之。如楊義臣本姓尉遲。文帝因其父戰死。乃賜姓楊。編之屬籍。唐初亦用其制。如羅藝高開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賜姓李氏是也。唐末賜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貞李順節等皆附於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金末亦多有賜姓者。財力既殫。爵賞又濫。不足以繫人心。故設此以勸功。然其制亦不同。有賜本國大姓者。如東永昌賜姓溫都氏。舊作溫敦包世顯。包長壽。包疋。痘賜姓烏庫哩氏。舊作烏古論多隆烏。舊名額賜姓哈薩喇氏。舊作速嘉何定。賜姓必喇氏。舊作必蘭馬福德。馬柏壽。賜姓瓜爾嘉氏。舊作夾谷楊沃衍。賜姓烏凌阿氏。舊作烏林答資祿。賜姓女奚烈氏。李辛。賜姓溫撒氏是也。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為援者。則竟賜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憐。李霆。梁佐。李咬。任國用安。張甫。皆賜姓完顏氏是也。其附入屬籍之處。又有差等。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總麻以上。敗二千人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者。賜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京師至通州。插河。本元時郭守敬所開。守敬傳。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漕於積水潭。復東折而



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置斗門互為提關。以過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之丞相以下。皆親操舂鍤。工既成。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創。至今為永利者也。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韓玉傳。泰和中。玉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工既成。玉陞兩階。是此河實自玉始。守敬傳所云不用一畝泉者。蓋玉所開河。本用一畝泉為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牐。往往得舊時磚石故址。當即玉遺蹟也。蓋燕都自金宣宗遷汴後。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來都之。其間荒廢者。已四五十年。舊時河道久已湮沒。守敬得其遺址。而開濬之。遂獨擅其名耳。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為醜穢。身為帝。玉採美艷。何求不得。乃專於宗族親戚中。恣為姦亂。甚至殺其父。殺其夫。而納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載。除一后三妃外。諸嬖幸有名者。已二十餘人。凡宗室被殺者。皆納其婦女。曹王宗敏妻阿蘭。舊名海陵叔母也。宗磐子阿固。舊名阿妻。阿固妻阿里庫。舊名阿從嫂也。其女重節。則從姪女也。宗本子薩爾拉。舊名刺妻。宗固子呼喇。舊名刺妻。和色哩。舊名胡妻。秉德弟嘉里。舊名刺妻。皆從嫂也。壽寧縣主寶庫。舊名望女也。靜樂縣主布拉。舊名刺及錫

納。舊名宗孺女也。寶古爾。舊名師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蘇呼。和卓。舊名及其妹伊都。舊名宗本女也。皆再從姊妹。鼎喇古。舊名奈皇太后表兄張定安妻也。富爾和卓。舊名滿麗妃妹也。海陵皆私之。其納之宮中者。則封為妃嬪。在外則分屬於諸妃位下。出入。鼎喇古出入元妃位。富爾和卓出入麗妃位。蘇呼。和卓。舊名都出入貴妃位。寶庫。重節。出入昭妃位。布拉。寶古爾。出入淑妃位。錫納。夫素赫。舊名稍。蘇呼。和卓。夫蘇色。舊名撒。皆為近侍。每值宿。海陵謂之曰。爾妻年少。遇爾值宿。不可令宿於家。每召入。海陵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侍婢高寶古。舊名高。寶古。曰。天子何勞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為易得耳。此等期會。乃難得也。蘇呼。和卓。在外淫佚。海陵責之曰。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如我者乎。然亦不之罪也。此外如沈璋。妻為太子光英保母。及邢律。徹妻侯氏。皆以入宮侍皇后而姦之者也。節度使烏達。舊名烏。之妻定格。舊名與。海陵即位。使定格殺其夫。而納之者也。秘書監文之妻寶格。舊名石。海陵使文出之。而納於宮中者也。蕭拱。妻色特爾。舊名特。之妹曰密呼。舊名彌。海陵使拱迎之於汴。既入宮。非處女。遂以疑殺拱。而以拱妻文。既又以密呼之命。召拱妻入宮。而亂之者也。亦有先寵幸而後殺之者。阿里庫。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節。阿里庫責重節。遂縊殺阿里庫。又蕭唐古



特舊名堂妻札巴舊名既入宮封昭媛時唐古特為護衛札巴使侍女遺以雜佩海陵遂手刃札巴以徇於宮每幸婦人則教坊奏樂撤帷帳或妃嬪列坐幸意亂之以為笑樂幸室女不得遊則使元妃以手左右之女使闕拉舊名有娠欲幸之則以麝香水揉腹而墮其胎甚至徒單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與淫亂使伺太后動靜福娘增飾語言遂成弒逆之禍此皆載在后妃傳後者海陵之惡固不足道然著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醜亦瑣瑣書之母乃穢史乎按本紀世宗嘗曰海陵以近習掌記注故當時行事實錄不載當訪求書之又賈益謙傳當時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遷故史官修實錄不免附會云然則金史所載皆世宗時編訂者也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海陵在位蓋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而更過之北齊書稱文宣狂暴嘗殺其嫂文襄后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彭城王淑母爾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烝之不從則手刃之皇后李氏之妹嫁元昂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則以鳴鏑射殺昂斯固已滅絕倫理然以海陵視之奚啻十倍隋煬帝弒父殺兄弟海陵則弒君弒母殺伯叔兄弟及宗室數百人煬帝猶不若是之慘也然以其

權譎剛厲之資智足以飾非威足以馭下其時國運方強使僅守其故業雖淫恣亂倫或尚不至隕路正如齊顯祖強記威斷群下不敢為非所謂主昏於上政清於下者乃又大舉伐宋空其國以爭人之國與隋煬之征高麗如出一轍此所以土崩瓦解自速滅亡也隋書記煬帝征高麗總徵天下兵皆會涿郡又發江淮水手一萬弩手三萬嶺南排鑕手三萬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兩送高陽載衣甲又發江淮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倉米至涿其陸路夫役往來者亦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三四耕稼失時民不聊生於是天下大亂帝亦被害於揚州而海陵之伐宋也盡起諸路招討司及明安穆昆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雖親老丁多亦不得留侍所造軍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生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累籍民馬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死者不絕於道所至芻粟無給有司以為請海陵曰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可就牧田中共調馬五十六萬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上以是為差富民有調至五六匹者仍令養飼以俟由是盜賊並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海陵又惡聞盜賊言者輒罪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



於道東海張旺徐元等反於南契丹伊喇幹罕舊名移刺窩幹等反於北曷蘇館明安福壽東京穆昆金任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公言於路曰我輩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海陵自將三十二總管兵至瓜州為其下所弑與隋煬之被害亦如出一轍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騰喪國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築燕京次營汴京工役甫畢又興此大衆以極無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豈有不自速其斃者金史一一書之所以垂戒千載也

按石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之石無大小輒隨流去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性好獵體重不能跨鞍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以大辟論御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死者百餘家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侯王九等發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以充之郡縣乘此奪人婦女九千餘人其子石宣又私令採亦及萬縊死者三千餘人又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命子宣出獵建天子旌

旗戎卒十八萬出金明門石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復何憂宣校獵既遍又令石韜出獵亦如之後宣殺韜虎又殺宣極慘酷其子石世石冲石遵石鑿等皆不得其死冉閔乘亂誅諸羯於是趙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閔下令趙人斬一羯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羯人無貴賤男女老少皆死凡二十餘萬亦有高鼻多鬚而濫死者虎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皆自相殘害晉書載記此又隋煬帝金海陵以前之最無道者也

金中葉以後宰相不與兵事

金初創業皆兄弟子姪出則領兵入則議國事為相者多兼元帥其時樞密院雖主兵柄而節制仍屬尚書省白華傳如宗翰為固倫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兼都元帥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汴京初置行臺宗弼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民訟錢穀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統其事後入朝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如故可見兵事皆宰相參決也及明昌以後則兵事惟樞密院主之而尚書省初不與聞蓋是時蒙古勃興北鄙騷動惟恐漏洩傳播故惟令樞密主之其後遂為樞密院之專職而宰相皆不得預貞祐四年陳規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



靈所係。近詔軍旅之事。專委樞密。而尚書省生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為責不在己也。伏望戰守大計。須省院同議。楊雲翼亦奏尚書出政之地。今軍旅大事。宰相不得與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時軍事院官獨任專臆。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為將相權不當分。白華傳天興元年。始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國旋亡矣。按宋制邊事兵事亦樞密院專主當獨奏請令宰相兼樞密乃從之見綱傳

憫忠寺故事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憫忠寺也。朱竹垞謂此寺典故。有遼時聞宋真宗討建道場於此。及金大定間。策試女直進士於此。二事。按道場建醮事。具遼史。金策試女直進士。係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論試女直進士於憫忠寺。寺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有音樂聲。西入宮。試官侍御史完顏浦捏等曰。文路初開。而有此兆。得賢之徵也。中選者圖克坦鎰舊名徒單鎰等二十七人。後多為顯官。此載在金史選舉志。今又得數事。遼史興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獻后忌辰。帝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憫忠寺。宋王曾記契丹事云。燕京有憫忠寺。本唐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宋使至遼。遣館伴導以游觀。又北狩錄。宋徽宗至燕山。館於大延壽寺。欽宗館於憫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顏綱至。囚於憫忠寺。明日殺之。宋史

謝枋得至燕。寓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此皆憫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

額爾古訥舊名訖古乃善馳驛。日能行千里。天會八年。從宗翰在燕。聞余賄反。宗翰令馳驛往探。額爾古訥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傳本

避孔聖諱

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為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金末種人被害之慘

一代敝政。有不盡載於正史。而散見於他書者。金制以種人設明安穆昆舊名猛安謀克分領之。使散處中原。世宗慮種人為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為保聚。其土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種人與漢民各有界址。意至深遠也。其後蒙古兵起。種人往戰輒敗。承安中。主兵者謂種人所給田少。不足養身家。故無鬪志。請括民田之冒稅者給之。於是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重。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充奪之。及宣宗貞祐間。南渡。盜賊羣起。向之恃勢奪田者。人視之為血讎。骨怨。一顧盼之頃。皆



死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亦不免。事見元遺山所作張萬公碑文。又完顏懷德碑亦云。民間讐撥地之怨。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蹤捕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甚至掘墳墓。棄骸骨。惟懷德令臨淄有惠政。民不忍殺得全其生。可見種人之安插。河北諸郡者。盡殲於貞祐時。蓋由種人與平民雜處。初則種人倚勢虐平民。後則平民報怨殺種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絕不載此事。僅於張萬公傳中略見之。則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僉軍之弊。見劉祁歸潛志。金制每有征伐。輒下令僉軍。民家有數丁者。盡揀取無遺。貞祐初。有任子為監當者。正赴吏部選。亦僉監官軍。其人訴於宰相。僕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備黃河。修潼關。又下令僉軍。祈之父劉元規。曾官戶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監察御史劉從益。亦家居。俱選為千戶。既立部曲。當以次相鈐束。後亦罷之。此可見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終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陽湖趙翼撰

元史

元起朔漠。本無文字。開國以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蹟。是以記載寥寥。本紀贊所謂太祖奇勳偉績甚多。惜當時史官不備。失於記述也。直至世祖中統三年。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鶚請以先朝事付史館。傳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採集累朝事蹟。以備纂輯。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服給。憲宗事獨不能記憶耶。尚當詢之故老。又成宗時。兀都帶等進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何為亦稱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記月日。亦先後差悞。此可見事後追述之外漏也。其時內廷記載。又有所謂脫卜赤顏者。仁宗常命譯出。名曰聖武開天記。其後虞集總裁遼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即脫必赤顏所修太祖以來事蹟。付出參訂。或謂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止。是此本并未嘗傳出矣。今按金史世紀叙先世事。至盈一卷。而元史叙字端又犯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可見國史院已無可徵。世祖以來始有實錄。



至元二年敕儒士編修國史五年以和禮霍孫等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以記政事滅宋後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命即律鑄監修成宗即位詔完澤監修世祖實錄元貞七年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武宗時詔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仁宗時纂修武宗實錄及累朝后妃功臣傳百工各上事蹟英宗時詔修仁宗實錄及后妃功臣傳泰定帝詔修英宗顯宗實錄文宗時又詔修英宗實錄并具書倒刺沙欵伏狀順帝時詔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傳以上明初得元十三朝寔錄即據以修輯此元史底本也然是時徐一夔致書王禕曰史莫過於日歷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歷不設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即據以修實錄而已元史姦臣傳序亦云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故也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為信史修元史者即據以成書毋怪乎不協公論史成後即有朱右作拾遺解縉作正誤而縉致董倫書并有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之語則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而有改修之命今拾遺正誤及縉所改修者皆不傳殊可惜也然元史大概亦尚完整則以舊時纂修實錄者多有熟於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國史於祖宗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勲伐皆記憶貫串史館有所攷究悉應之無遺傳用又拜住監修國史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哈剌哈孫定策功但書越王禿剌擒阿忽合事拜住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立命書之拜住可見實錄亦自矜慎其執筆撰述者又多老於文學

如姚燧為一代宗工當時子孫欲敘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傳信不得者每以為耻燧袁桷在詞林凡勲臣碑銘多出其手桷歐陽元擅古文凡王公大臣墓隧之碑得元文以為榮片言隻字人皆寶重元而皆與纂修實錄之列世祖實錄紹李謙姚燧張九思張昇所修裕宗實錄張九思所修成宗實錄元明善程鉅夫鄧文原所修順宗實錄元明善所修武宗實錄元明善所修仁宗實錄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所修英宗實錄曹元用馬祖常廉惠山海牙所修泰定帝實錄成遵王結張起巖歐陽元所修明宗實錄成遵謝端所修文宗實錄王結張起巖楊宗瑞揭傒斯呂思誠貢師泰周伯琦等所修以上俱見各本傳明初修史諸臣即抄撮成書故諸列傳尚多老筆而無釀詞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有郭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陽元河防記以為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帝一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觀記較切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李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更為分明末造殉節諸人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資記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疏略議之也惟中葉以後大都詳於文人而略於種人則以文人各有傳誌之類存於世而種人無之故無從搜括耳

案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宋濂王禕為總裁二月開局八月



成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往北採遺事明年二月重開史局六月書成今案元史列傳三十一二卷已載元末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即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三十二卷以前係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時日迫促舛漏自多如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遠史有磨斯國蓋即珙所稱蒙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又遼史有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則磨古斯乃阻卜酋長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為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為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併不載又顧益人指出元史列傳第八之速不台即第九之雪不台第十八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之石抹阿辛蓋可見修史諸臣但據各家誌錄家傳之類隨得隨抄不復彼此互對則當日之草率致誤可知矣至賈良伯死節記謂余闕妻將氏從死而元史闕傳作耶律卜氏據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之妾則元史竟以其妾當其妻又翦勝野聞謂元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張士誠留於平江數年士誠敗明太祖以伯琦身為大臣而仕於張氏遂誅之今元史伯琦傳則謂士誠既滅伯琦歸鄱陽卒又與野史互異此則未可據野史以駁

正史者蓋一代修史時凡稗官叢說無不搜集其所棄而不取者必其無所據依今反捨其所棄者以駁正史之訛多見其不知量也濂等修史必進呈御覽如果周伯琦為明祖所殺豈敢諱之以為善終哉閱元史者不得概以舛誤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符處

金史蒙古使唐慶至汴飛虎軍申福蔡元擅殺之是唐慶之死由軍士擅殺如宋獨松關守將張濡之殺廉希賢也元史則謂太宗命慶往諭金主黠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慶夜半令人入館殺之則慶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案是時哀宗方以曹王訛可出質求退兵豈復敢殺使招慶此必元人藉口以為兵端也元史李宗賢傳攻河南其渠魁強元帥者以眾出奔宗賢追及降之案金史洛陽既破強伸復立軍府與元兵力戰此即所謂強元帥也然伸力戰被擒後北兵語之曰汝能一屈膝即貸汝命伸不從持使北向伸仍拘頭南向受刃事見忠義傳是其殉節最烈而元史謂追及降之實屬曲筆又元史石抹阿辛傳阿辛將黑軍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歸案金史完顏賽不傳汴京之圍哀宗以訛可出質蒙古主即還使碎不解等即速圍守未嘗攻破汴



城塔察兒與金人戰南薰門亦未嘗破門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兵始入其先未嘗有攻破城門之事也阿辛傳亦誤又元史塔察兒傳與金合達戰三峰山敗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師命偕速不台傳又作咬伯台圍汴案金史合達蒲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舊名雷傳三峯山之戰在壬辰正月今叙於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之事塔察兒傳亦誤金本紀蔡州破哀宗傳位於宗室承麟自縊於幽蘭堂承麟為亂兵所殺宋史亦同元本紀則謂獲承麟殺之所謂亂兵者蓋即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處

元史本紀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淮西諸郡降惟鎮巢軍復叛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朮斬之案宋史洪福附姜才傳後福本夏貴家僮積功為鎮巢軍統制貴招之降不聽元兵攻城貴親往語福欲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遂執福福大罵貴不忠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殉節凜凜有生氣而元史謂其降而又斬實屬曲筆又本紀至元十四年攻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制置使張珪走活元帥張德潤以舟師邀之珪遂降案宋史珪傳重慶陷珪乘小舟走活中道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珪又欲赴水死家

人挽持不得死為鐵木兒追及執送京至西安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今縱得

不死欲何為哉珪乃解弓弦自經死是珪亦未嘗降也而元史竟書曰降亦屬曲

筆案元史本紀梅應春本宋重慶制置使為張珪所殺至是應春子國賓詣闕訴

寃詔以珪付國賓使復入讐珪時在京兆聞之自經死此另是一說然亦可見

珪之未降也如已降則已為元臣梅國賓敢請得而甘心乎案宋史張珪傳珪

遺趙安破瀘州神臂門斬梅應春殺之蓋本宋將降元守瀘州而為珪所殺者

金史當參觀元史

金史雖簡淨然亦有不明析處其叙蒙古兵或曰大元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將帥則曰北帥或曰大帥或曰北大帥皆不著何人蓋元人修金史不便屢以本朝祖宗及將相行文故多隱括其詞然亦有不可通者如訛可傳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所云大兵者謂蒙古兵也所云自將者指何人耶及觀元史始知即太宗自將也其自南而北來會者則睿宗圖類也太宗弟舊名拖雷後追諡睿宗是時圖類先入蜀由宋武休關繞出唐鄧以趨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從白坡渡河會之故有禹山三峰山等戰金史亦不既勝遂趨汴金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及圖類北歸留大將速不台塔察兒等圍守金史圖汴之將而塔察兒等俱不著是冬哀宗出走明年正月至歸德旋有蒲察官奴斫營之捷金史官奴傳謂官奴偽與蒙古將忒木禰相約欲劫帝出降因知其大將在王家寺乃乘



夜斫營。北軍大潰。溺死者三千人。所謂大將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槩直膺魯華傳證之。則大將乃撒吉思卜華也。撒吉思卜華追金主於歸德。駐營城北。左右皆水。金將官奴來斫營。腹背受敵。一軍皆沒。史天澤傳亦云。撒吉思卜華背水而營。天澤謂非駐兵之地。撒吉思卜華不聽。果全軍皆沒。是金史不明析處。必參觀於元史也。

元史自相歧互處

史天澤傳謂太宗三峰山戰勝後。即北還。留睿宗圖總兵圍汴。案塔察兒傳。太宗圍汴。金主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睿宗傳亦云。太宗北還。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圖類禱於天地。太宗疾愈。圖類從之北還。是圖類與太宗同北歸。未嘗留圍汴京也。天澤傳誤。鄭鼎傳。鼎從憲宗征大理。由六盤山起行。山路險惡。嘗負憲宗以行。既至大理。擒其主。遂平之。按本紀。憲宗二年。命皇弟呼必賚即世祖。舊名忽必烈征大理。三年平之。四年還朝。是征大理者世祖。非憲宗親行也。八年憲宗自將伐宋。由西蜀入。九年崩於釣魚山。是憲宗親征者蜀地。而非大理也。鼎傳何以云從憲宗征大理耶。案鼎傳。憲宗征大理。在庚戌歲。是時尚未登極。而世祖征大理。在壬子癸丑甲寅三年。豈世祖未征之前。憲宗先已征之。即位後又命

世祖征耶。然憲宗本紀所叙。未即位之前。如征欽察。征俄羅斯舊名幹羅思等。戰功甚多。如果征大理。擒其主。豈不叙及。乃憲紀並無一字。而定宗紀後。庚戌之歲。亦無遣莽賚即憲宗。舊名蒙哥征大理之事。則鼎傳所云。或是從世祖征大理。而以為憲

宗者誤。薛塔刺海傳。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岷。明年憲宗崩於釣魚山。案憲宗親攻釣魚山時。世祖以皇弟別將兵攻鄂。未嘗在釣魚山也。薛塔刺海傳誤。按塔哈傳舊名阿塔海。宋殿帥張彥。與都統劉師勇。襲呂城。按塔哈輝圖舊名懷都擊之。斬彥。案輝圖傳。謂殿帥張彥。安撫劉師勇。攻呂城。輝圖與戰。擒張殿帥。呼喇珠傳舊名忽刺出。亦謂張殿帥攻呂城。呼喇珠與輝圖生擒之。宋史張彥被擒後。元人

令其至常州。城下招降。是張彥未嘗被殺也。按塔哈傳誤。托歡傳舊名脫歡。進兵蘇州。與宋軍戰。擒柳奉使。案伯顏傳今名既克常州。師至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書乞班師。請修歲幣。是岳奉使來也。且兵至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即以城降。並無交戰之事。托歡傳誤。董文炳傳。宋將張世傑。焦山戰敗。走入海。

文炳舟小。不能入海。乃還。案世傑戰敗。奔據圖山。後由海道追二王於浙東。事見世傑及劉國傑等傳。非由焦山即入海也。文炳戰勝。率舟師由江陰沿海。趨澈浦。華亭。亦未因舟小而罷行。董文炳傳誤。唆都傳。至元十二年。建康降。唆都為建



康安撫使攻平江嘉興皆下之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案伯顏傳是時兵分三道阿剌罕由廣德進董文炳以舟師沿海進伯顏為中道由鎮江進先屠常州以次下平江嘉興方至杭州今乃云唆都先攻下平江嘉興再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亦誤又唆都傳至元二十三年征交趾唆都力戰死之而亦里迷失傳云從阿爾哈雅舊名阿海牙唆都征占城戰失利唆都死焉則唆都又似死於占城者攷之占城傳二十一年三月唆都已自占城領兵回則其死在交趾無疑亦里迷失傳誤囊加互傳伯顏大軍至建康帝召囊加互赴闕面陳形勢遣還諭旨於伯顏謂北邊未靖勿輕入敵境而大軍已入平江矣案伯顏傳軍至建康有詔時方暑且緩進兵伯顏以機不可失親赴闕面陳八月還軍十一月進兵屠常州十二月次平江都統王邦傑等出降乃遣囊加互同宋使柳岳至臨安諭降是伯顏赴闕面奏已定進兵之計南還即率兵直進囊加互久在軍中何得至平江時尚有旨遣之來止兵耶囊加互傳誤

又圖類傳圖類攻金欲假道於宋由蜀渡漢江繞出唐鄧以趨汴先遣搆不罕使宋宋人殺之圖類怒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陷閬州過南鄭遂由金入房乘騎浮渡漢水而北是圖類之經宋境由力戰而入也而按三適傳圖類由山南入金境按三適為先鋒趨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按三適假道於如淵曰宋金世讐今欲假道南鄭由唐鄧以滅金豈獨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淵度我兵壓境勢不徒還遂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抵鄧州而去是蒙古假道宋即使人導之未嘗戰也二傳殊不相合今案金史內族記可傳元兵謀取宋武休關先破鳳翔圖類分兵入散關屠洋州開生山截焦岷出武木東南遂圍興元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開魚鼈山作筏渡嘉陵江趨葭萌至西水縣而還東軍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峰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據此則圖類兵原分兩路其力戰於沔州等處者西軍也其過關徑入不事爭鬪者東軍也兩傳各記所記所以不同歟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此本紀體也至列傳則往往視其事之大小繁簡以為詳略不必拘拘於時日之細惟元史則不然中統以前未有年號則以甲乙紀歲如張榮傳乙未金亡戊戌授懷遠將軍之類是也中統以後則以年號紀歲如阿八赤傳至元十八年開運河二十一年調征東招討使二十二年授征東宣慰使之類是也他如阿剌罕傳土土哈傳苦徹八都魯傳忽蘭吉傳賈塔刺渾傳



也蒲卜紺傳趙阿哥潘傳純只海傳塔不已而傳直脫而傳忽刺赤傳達理麻達  
識傳耶律鑄傳暢師文傳張炤傳莫不皆然并有以月記者如張榮傳癸卯三月  
陞輔國大將軍甲辰二月領蒙古漢軍戊申九月拒宋師於均州阿塔海傳至元  
九年五月霖雨宋夏貴乘淮漲來爭正陽十二年十二月師次建康之類是也更  
有以日記者如伯顏延傳叙至元十一年取鄂州之事十月戊午斬郢將趙文義  
擒范興甲子次沙洋乙丑遣官招降守將王虎臣等不應遂攻獲之丙寅次新城  
丁丑呂文煥至城下招降中飛矢奔還戊辰黃順降己巳任寧降十一月丙戌次  
復州乙未次蔡店丁酉往漢口觀形勢十二月丙戌次漢口辛亥自漢口開壩入  
淪河壬子戰艦畢至癸丑遣人招陽邏堡不應乙卯遣阿里海牙攻之潛令阿朮  
從上流渡江丙辰阿朮遣人報捷丁巳登武磯山己未次鄂州庚申張晏然等降  
是也叙十三年取臨安降宋主之事正月己巳次嘉興癸酉宋以宰臣陳宜中書  
來乙亥宜中又遣使來辛巳軍至崇德壬午次長安鎮癸未進軍臨平甲申次皋  
亭山乙酉至臨安聞二王南走遣兵邀之丙戌禁軍士毋入城丁亥遣人慰諭謝  
太后戊子文天祥等來見己丑駐湖州市庚寅觀潮於浙江辛卯張宏範等以宋  
降表至二月丁酉遣人徇未下州郡辛丑宋主率百官拜表降是也又燕鐵木兒

傳叙其拒戰上都兵之事亦以日記此雖近於記功簿籍如李孟所謂騰寫史牘  
者李孟見揭傒斯所撰功臣傳曰是方可名史筆他人直騰寫史牘耳然記事詳贍使後世有所攷究屬史裁之正  
固不必以文筆馳騁見長也

元史又有不以甲乙記日而但以一二數記者如日本傳至元十八年征日本  
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擇舟之堅者遁歸棄  
士卒十餘萬於山下七日日本人來盡殺之不殺者虜為奴占城傳至元二十  
年征占城正月十五日夜舟發十七日整兵進十九日國王遣使來降二十日  
兵至大洲二十一日入其城二十二日國王偽歸欵而遁以及瓜哇等傳皆然  
此雖非古法亦較直捷此篇八名俱照舊史緣四庫書新改本不易借觀也

元史迴護處

元史亦多迴護處非明初修史諸人為之著其善而諱其惡也蓋元時所纂功臣  
等傳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錄成篇耳如阿爾哈雅傳舊名阿里海牙歷叙其戡定湖  
廣之功而占降民為私戶及征占城失利等事則概不叙入其破潭州也則曰諸  
將請屠之阿爾哈雅以數百萬生靈若殺之非主上諭以曹彬不妄殺人之意  
乃止及其破靜江則曰阿爾哈雅以靜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廣西諸州不服乃悉



坑之是不屠既見其好生之德坑之又見其止殺之威真所謂曲為之說者又雀  
 或奏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子孫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七其威權  
 不在阿哈瑪特下舊名阿合馬宜罷職阿爾哈雅傳亦不載博果密傳舊名不忽木土土哈  
 求欽察之為人奴者增其軍而多取良民中書僉省王遇改正之土土哈遂誣奏  
 遇幾得罪賴博果密救之而土土哈傳但云欽察之自叛所來歸者及散處安西  
 郡王部下者俱令土土哈統之而不言擾及平民之事張柔從攻金蔡州中流矢  
 宋將孟珙救之挾柔以出事見宋史孟珙傳而柔傳不載嚴實自請攻衛州與金  
 伊喇富阿舊名移刺滿阿遇於南門適合達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為所執史天倪率壯士  
 伏於延津截其歸路實乃得脫歸事見史天倪傳而嚴實傳竟不載泰定帝既崩  
 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入京即位仿武宗仁宗故事遣使迎兄明宗於  
 漠北來繼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遼而立文宗為皇太子皇太子出迎明宗於翁果  
 察圖舊名王察爾之地越三日明宗崩此固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弒逆也續綱目引  
 帝暴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奔入帳中取寶璽挂文宗上馬南馳此蓋當時實事  
 乃明宗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并稱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  
 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皇太子登極竟似授受得其正者直至雅克特穆

爾傳寧宗崩後皇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即順帝舊名於廣西雅克特穆  
 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故遣留數月不立於是明宗被害之實  
 至此始一見全部元史只此一二語此外紀傳並無有錯見其事者順帝至元六  
 年追廢文宗廟主之詔謂文宗躬近之際與伊魯布哈舊名月魯不花阿哩雅舊名也呼  
 棟阿舊名董阿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是雖著明宗被害之迹又不以坐雅  
 克特穆爾之罪非本傳中實與謀逆一語雅克特穆爾不且漏網乎北魏書體例  
 凡弒逆之事雖本紀只書暴崩二字而散見於各傳者必詳茲何以諱之太深乎  
 許有壬因詔罷科舉力爭以為不當罷不聽明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之  
 侍御史普化謂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矣有壬以為大耻此事詳於徹里帖  
 木兒傳而有壬傳不載蘇天爵傳後至元二年朝廷庶務多所以更張天子圖治  
 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案順帝在位惟耽樂之從何曾有求治之意亦諷語也  
 凡此蓋皆舊史原文所謂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者惟葉李傳叙其立朝建白居然  
 一代正人而傳末特載李塗劾其黨附桑哥一疏謂人皆知桑哥用小人之罪而  
 不知葉李薦用桑哥之罪此則善惡兩不相掩所謂存是非之公者又舒穆魯宜  
 孫傳舊名石抹宜孫以儒學副提舉劉基為經歷又辟胡深葉琛章溢參其軍謀案宋濂



等修史時。劉基等方同在朝。而其先仕於元之處。直書不諱。此亦為直筆。  
 又金與蒙古拒戰二十餘年。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諸戰。以大捷著。其  
 餘則每戰輒敗。哀宗正大八年。蒙古拖雷入饒風關。渡漢江而北。金完顏合達  
 與移剌蒲阿。禦之於鄧州之禹山。金史合達傳。謂北兵小卻。二相合達蒲阿輒以大  
 捷告其實。虛張捷報。並非實事云。然據蒲阿傳。敘此事。謂戰三日。北兵少退。向  
 蒲阿後突之。為蒲察定住所卻。北兵又擁高英軍。軍動。合達欲斬英。英復督兵  
 力戰。北軍卻。又擁樊澤。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卻之。北兵即回陣。南向  
 來路。是此戰亦實有卻敵之功。不得謂全虛也。元史拖雷傳。亦謂十二月及金  
 人戰禹山。佯北以誘之。佯北者。蓋即金史所謂北兵小卻也。拖雷傳又云。攻鄧  
 州不下。遂引而北。別以三千騎命扎剌率之為殿。大霧迷失道。為金人所襲。殺  
 傷相當。拖雷以扎剌失律罷之。是蒙古軍亦未嘗無敗衄之處。而金史反謂合  
 達等虛張捷報。此則元人修金史。為本朝迴護也。及明修元史。則記載具在。是  
 以據實書之耳。

元史附傳有得失

按三邇傳。先世居雲中。父黜公為金群牧使。驅馬歸太祖。終其官。按三邇幼孤育

於外祖。未要甲家。訛言為趙。因姓趙氏。是既詳其家世矣。則其孫趙世延傳。可不

必再叙。乃又云。曾祖黜公為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黜公死之。是黜公之死。係殉節。又與

按三邇按三邇幼育於外。大父未要甲。訛為趙家。因氏為趙馬。蓋祖孫二人。本各

有一傳。修史者竝收之。而不及刪其複處也。月乃合傳。其曾祖仕金為馬步軍指

揮。以官為氏。因姓馬氏。其傳末云。曾孫祖常。博學能文。鄉會試皆舉首。由翰林拜

監察御史。直言忤上官去。數年起為翰林待制。遷御史中丞。卒諡文貞。是祖常全

傳已附於其祖傳內。乃馬祖常又另有傳。則月乃合傳後。此段文字。即應刪卻。而

又仍之。又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刺出。而忽刺出又有傳。杭忽思傳。既詳載

其子阿塔出矣。而阿塔出又有傳。牀兀兒封句容郡王。武宗紀。既以此事繫於至

大三年。仁宗紀。延祐三年。又載此事。可見修史者之不暇彼此訂正也。惟兀良合

台傳。詳載其子阿木從征雲南交趾等功。而阿木又另有傳。則專叙其滅宋勳績。

一則代父立功。一則為國出力。固不嫌其兩傳也。又察罕帖木兒傳。後附其子擴

廓帖木兒傳。擴廓在明史。入群雄中。而其人究為元季一大關係之人。不得因其

應入明史。遂不為立傳。而係察罕之子。又不必另立一傳。故以其元季事迹。附傳

於父之後。而他日與明爭戰之事。則不書。此最為位置得宜也。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臣

夏金宋皆滅於蒙古。夏無史。金宋二史皆有忠義傳。載末造抗節死事之臣。然以元史核對。尚有未備者。今為摘出。觀者可以覽焉。

李恒傳。元太祖攻西夏。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死。李恒即其孫。

郭寶玉傳。從攻西夏。斬夏將佐里。

穆呼哩傳。舊名木華黎。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至。穆呼哩欲降之。張厲聲曰。我受

金朝恩二十餘年。事至此有死而已。穆呼哩義之。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史樞

槍者名資稜。

黑馬傳。金武仙據真定。黑馬從李魯討之。金將忽察虎以兵來援。為黑馬所殺。

德海傳。攻金鄭州。殺金將左崇。

按三邇傳。金亡後。金將郭斌尚保金蘭定會四州。按三邇圍之。食盡城陷。兵入

城。斌手劍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

將軍止此。一兒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

史天倪傳。金完顏合達陷於蒙古。遂降之。已而與監軍王守約連謀。越海歸金。

天倪來追殺守約。

張榮傳。榮攻金沛縣。將唆蛾侯來搆營。榮追殺之。

趙宏偉傳。金亡。有總管王昌張雲又起兵。宏偉夜襲雲。斬其首。

紐璘傳。宋將蒲擇之來攻成都。紐璘敗之於靈泉山。擒宋將韓師勇。斬之。亦見石抹

按只

憲宗本紀。帝攻蜀。苦竹隘守將楊立出戰。兵敗被殺。先渡馬湖。獲宋將張實。實

遁。既克苦竹隘。獲實支解之。進攻鵝頂堡。守將王佐死之。并誅佐子及徐昕等

四十餘人。張德潤攻拔禮義城。殺宋宣撫使張資。

楊大淵楊文安二傳。記擒殺宋將尤多。大淵傳。攻禮義城。獲總管黃文才。路鈴

高坦之。攻通州。獲統制白繼源。戰巴渠。獲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黃迪。節幹

陳子潤。後謀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來。乃率兵襲之。擒祁昌。

楊文安傳。得漢城之戰。擒宋將陳亮。攻開達。擒統制張剛。總管伏林。方富。攻金

川。擒路鈴。趙貴等。略開州。獲統制陳德。副將劉安仁。掠達州。擒其將蒲德。范伸

王德。解明。周德新。王遷。王仁。袁宜。何世賢。楊普。時仲。陳俊。滿桂。王順。王道。張俊

楊桂。蔡雲。龍李。徐李。德。徐聰。張順。李貴。雍德。吳金。王元。闔國。賈張。應庚。秦興。祖

譚。友孫。葉勝。鄭桂。莊俊。嚴貴。賈世忠。趙興。孫德。柳榮。趙威。趙章。韓明。王慶。攻梁



山擒部轄景福攻小江口擒總管李皋花茂實薛忠攻紹慶擒守將鮮龍以上諸被擒者其生死尚無明文至如文安之攻奪全州殺其將梁富襲開州宋將龐彥海投崖死宋兵來救又殺其將張德攻梁山殺守將王智攻萬州殺守將何威又萬州守將上官夔拒守甚力文安諭降不聽踰月拔其外城夔猶不屈文安盡銳攻城破之夔巷戰而死宋六郡鎮撫使馬莖守咸高文安與之同鄉諭降不從乃力攻斬關入莖巷戰死此十數將則皆顯然盡力戰守被殺者宋史無傳以上皆蜀將

按三邇傳攻文州守將劉祿數月不下謀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攻陷其城祿死之案宋史忠義傳有文州守劉銳當即是此人傳聞而誤其名耳

張庭瑞傳宋兵圍虎嘯山庭瑞出擊殺其統制藥俊雍貴胡世雄等

伯顏傳元兵自郢順流而下郢將趙文義范興來追伯顏手殺文義又擒興殺之至沙洋以文義首招降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攻獲之并殺二將又破楊羅堡斬其將王達既克臨安以獨松關張濡殺奉使廉希賢斬之

李恒傳攻陽邏堡宋夏貴遣其子松來拒恒射殺松阿塔赤傳宋馮都統自真州率兵二千船百艘來襲瓜洲為阿塔赤所敗馮都統赴水死

阿剌罕傳追襲宋嗣秀王趙與樸斬其步帥觀察使高世達生擒與樸斬之宋史與樸傳餘缺

阿里海牙傳破瓊州執安撫使趙與珞再安國黃之紀皆裂殺之宋史與珞有傳餘缺

唆都傳攻興化獲宋將陳瓚支解之不著其名

懷都傳攻樊城斬宋將韓撥發蔡路鈴不著其名昂吉兒傳文天祥起兵舒民張德興應之昂吉兒討殺德興又趙孟滌亦同起兵兵敗被殺

烏古孫澤傳文天祥開府南劍守臣張清同起事澤八戰殺清

趙宏偉傳天祥使羅開禮葉良臣謀復臨江宏偉斬良臣俘開禮

高興傳取婺州擒宋將章煇斬之

朱國寶傳宋亡惟辰沅靖州未下宋將李信李發據險固守國寶擊擒之張世傑挾二王入廣南恩新州人何華張翼起兵興復國寶擊殺二將

世祖紀至元十五年克滿答兒等攻克瀘州斬宋將王世昌李都統東川副元帥張德潤攻涪州斬宋將王明及其子忠訓統轄韓文廣張遇春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與周隆質十二起兵行省調兵往討周隆質十二被殺



烈良等逃入蠻洞。元兵襲之。二人皆戰死。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忙哥撒兒傳。憲宗以其生前多所殺。及卒。人多騰謗言。特降詔於其子。今載傳中。乃全用尚書體。竟與宇文周詔書相似。此當時繙譯者之有意潤色。以為典冊高文也。及泰定帝登極。一詔。則所譯全是俗語。無異村婦里老之言。而元史亦遂不加改潤。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政體之陋耶。

元史人名不畫一

宋史兀良合解。元史本紀作兀良合帶。本傳作兀良合台。阿海傳。又作兀良合互。金史完顏合達。元史雪不台傳。作合達。韃靼郭德海傳。作哈達。李冶傳。又作合答。金史移刺蒲阿。元史塔思傳。作蒲瓦。德海傳。又作蒲兀。金史完顏訛可。獲賊。輒以火燒之。人呼為草火。訛可。元史塔思傳。作完顏火燎。金史白撒。元史郭侃傳。作伯撒。金史完顏承暉。元史本紀。作完顏福興。以承暉本名福興也。耶律楚材及石抹明安傳。又作復興。此以金宋二史核對。而不相符者也。修元史時。宋遼金三史已行。世竟不一互訂。已見草率。而元史中。又自有歧互者。速不台。已作雪不台。分為兩傳。而按札兒傳。又作唆伯台。帝師八思巴。有本傳。而本紀及阿尼哥傳。作八合思。

八薩理傳。又作八哈思。巴和禮霍孫。有本傳。而劉正傳。作火魯霍孫。昂吉兒傳。又作和魯火孫。塔察兒。有本傳。而苦徹傳。作塔塔兒。肖乃台。有本傳。而史天澤傳。作笑乃解。王玉傳。又作笑乃帶。宗王拔都罕。見本紀。而忙哥撒兒傳。作八都罕。一班珠尼河也。見本紀。雪不台傳。作班朱泥河。速哥傳。又作班朱居河。麥里傳。又作班真河。耶律阿海傳。又作辨屯河。一篤列河也。見雪不台傳。速不台傳。又作秃刺河。又拔都者。勇士之稱。即今所謂巴圖魯也。而史天澤。趙阿哥。潘傳。作拔都。拜延傳。作八都。魯苦徹。及阿木魯傳。作拔都兒。劉國傑傳。又作霸都。又羅鬼女子。蛇節。反見劉國傑傳。而楊養因。不花傳。又作折節。雖蒙古語本無正字。亦何至一書之中。歧互若此。蓋當時各家碑志之類。各譯漢字入文。為國史院所收錄。明初修史時。即據其成文編入。不復彼此互訂。以歸畫一。亦可見其草率從事也。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真語。令人易解。元史無之。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者。蓋難識別。今就紀傳所載。可以註釋者列之。

達魯花赤。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職之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皆設此官。谷里夾打為元帥。達魯花赤。又帖木兒。補化。為鞏昌都總帥。達魯花赤。世祖以別的因為屯田府。達魯花赤。俺木海。為隨路觀察。手達魯花赤。多蒙。古人為之。漢



人亦有官此者。劉好禮為永熙路達魯花赤。張昭為鎮江路達魯花赤。張亨為處州達魯花赤。探馬赤。軍名謂魯花赤。張君佐為黃州達魯花赤。張貴亨為處州達魯花赤。探馬赤。軍名謂捷者。太祖命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為五部。各置將一人。見潤潤不花傳。扎魯忽赤。本紀。太祖開創之初。置此官位也。亦名斡事官。得專生殺。故最尊。見忙哥撒兒及布魯海牙傳。亦作扎魯火赤。見亦力微合及唐仁祖傳。宗人府又有也。可撒魯火赤。見朵爾直班傳。又布魯智兒。亦作扎魯花赤。見昔班傳。火兒赤。佩囊。侍左右者。見塔察兒及徹里傳。火而寶兒赤。阿刺罕傳。博而赤。潤里吉思傳。博兒赤。而必閣赤。知書。通文。智理。寶典赤。貴族也。見默爾傑。善射之尤者。見禿魯花。太祖立質子軍號。哈喇。威傳。寶典赤。騰思丁傳。默爾傑。善射之尤者。見禿魯花。太祖立質子軍號。哈喇。赤。世祖以哈班察善。桐馬。乳色。清味美。因目其屬曰。哈喇赤。後其子土土。奧魯。哈請以所統哈刺赤屯田畿內。遂成軍名。又塔海當世。祖時充哈刺赤。奧魯。赤。察罕為奧魯千戶。合必赤。伯顏帳前合必赤軍。扎刺兒台。脫脫。世祖曰。脫者無幾。蓋亦貴。速古兒赤。掌服御事者。見亦力撒合。博羅。普化。為宿舍兒。族如怯薛之類。溫都赤。宿衛。為溫都赤。怯里馬赤。見星吉傳。其別赤。伯都傳。僉樞密院事。領溫都赤。宿衛。為溫都赤。怯里馬赤。見星吉傳。其祖惡宗。世音寶赤。亦軍名。阿沙不花傳。以千戶帥昔寶赤軍。從王典赤。蓋執役。許有壬言。今王典赤。大醫。控鶴。皆入流品。何獨於舉子。各之日。兒吉之父。由王典赤。改為千戶。領阿速軍。見徹里帖木兒傳。又見百官志。條中書省掾吏也。貴赤。世祖認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不怯里馬赤。中書省掾屬。當差。徭者。萬餘人。克貴赤。見明安傳。怯里馬赤。見百官志。

金義宗

金王守緒在蔡州。城破自縊。羣臣哭臨畢。即諡曰哀宗。是日金亡。並未別加諡號。

而元史雪不台傳。大兵攻汴。金義宗走衛州。又走歸德。走蔡州。又槩直脂魯華傳。金義宗在汴。勢力窮蹙。出奔。槩吉思魯華追躡之。遂據衛州。金義宗自黃陵岡謀復衛。不克。義宗奔歸德。又潤潤不花傳。攻壽州。以書喻城中。城中人感其意。以綵輿昇公主送款。公主者義宗之姑也。云云。是金哀宗又有義宗之諡矣。攷宋史亦無此說。豈金亡後元初追贈耶。

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號成家。亦以據成都起事也。賁人李雄建號大成。蓋亦襲述舊稱也。金太祖始取義於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為號。且案金志。太祖以國產金。其猶未用文義也。金末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始有以文義為號者。元太祖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其詔有曰。誕膺景命。必有美名。唐之為言蕩也。虞之為言樂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稱秦稱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即因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祖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今特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云命



世之君創制顯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然如唐之為蕩虞之為樂則五帝以來原以文義建號其說見尚書傳注及史記正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世祖立皇太子珍戩舊名銘詔曰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能繼統者預選定之是用立太宗為帝自後因不顯立家嫡遂啟爭端今以爾為皇太子特賜冊命是太宗以嫡子嗣服本太祖有命故太宗崩後太宗雖統兵在萬里外而母弟圖賴舊名雷監國幾及一年俟太宗歸即位宗親將相皆無異言及太宗崩皇后尼瑪察舊名氏馬真氏稱制立己子庫裕克舊名貴為帝是為定宗定宗崩無君者且三年大臣烏蘭哈達舊名合等定議立太宗從子莽齊舊名蒙哥為帝是為憲宗是憲宗之立由烏蘭哈達等之力也本紀諸王巴圖穆格等議立莽齊扣定宗后遣人來言曰議他屬置實勤們何地穆格曰太宗崩尼瑪察皇后立定宗已違太宗命矣今欲誰咎烏蘭哈達曰巴圖之言是也莽齊扣聰明睿智宜為君議遂定又孟克薩喇傳先是大宗在帳殿莽齊扣侍側太宗撫之曰是可為君又一日以將按約皇孫實勤們曰實勤們為言孟克薩喇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右立定宗時何以不言今諸王等亦遵先帝遺言也由是憲宗之立遂定案巴圖穆格舊名拔都木哥實勤們舊名失烈門孟克薩喇舊名忙哥撒兒此已啟大臣擁立之端世祖有鑒於此故預立珍戩為皇太子其後珍戩早薨未及即位世祖崩後成宗舊名子特穆爾方撫軍北邊以長幼而論

則母兄晉王噶瑪拉舊名甘麻刺當立而伊實特穆爾舊名帖木兒以成宗在軍時世祖曾以皇太子舊璽付之遂告晉王曰昔儲闈之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長奚俟而不言晉王乃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成宗遂即位是成宗之立由伊實特穆爾之力也成宗崩太子德壽先卒丞相阿固岱舊名阿台等欲奉皇后稱制以諸王阿南達舊名難答輔之丞相哈刺哈斯舊名哈剌孫則以武宗仁宗皆珍戩之孫理宜繼統而武宗方撫軍北邊仁宗亦在懷州乃先迎仁宗入京誅阿固岱等而趣武宗入即位是武宗仁宗之相繼御極皆哈刺哈斯之力也仁宗既為帝立子英宗為皇太子故英宗繼立之際朝臣亦無異言迨英宗為特克實舊名鐵失所弒特克實即遣使迎泰定帝入即位是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實之力也泰定帝崩於上都丞相都爾蘇舊名刺沙立其皇太子喇實晉巴舊名速吉為皇帝固亦父子相傳之正理而樞密使雅克特穆爾舊名鐵木兒私念武宗舊恩欲立其子明宗文宗時明宗遠在沙漠文宗亦在江陵乃先迎文宗入即位其時上都諸王方舉兵入討雅克特穆爾力戰勝之而文宗之立遂定及明宗歸雅克特穆爾又害之於途文宗旋復為帝是文宗之立由雅克特穆爾之力也厥後文宗寧宗相繼崩皇后布達實哩舊名卜答已遣人迎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舊名順入京欲付以位而雅克特穆爾不願遂



不得立。迨雅克特穆爾死始立焉。倘不死則順帝之立不立尚未可知也。是則憲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皆大臣所立。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案太祖崩後無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後無君者且三年。成宗崩後武宗仁宗皆在遠方。亦年餘始得立。凡此新舊絕續之際。未嘗無疏屬庶孽。如額呼布格舊名阿南達里不哥等。從旁窺伺。然一二大臣定議卒歸於應立之人。蓋開國之初風氣淳古。宗親將帥推戴咸出於至公。故無悖常亂紀之事。迨特克實之弒立雅克特穆爾之廢立。則全是權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誰何。遂任意易置。此可為後世鑒也。昔唐代宦官權重。故穆宗以後之君多由宦寺。元則大臣權重。故立君多由權臣。元史宦官傳序謂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左右。故宦官不能竊權。此固一代良法。而豈知大臣權力過甚。又足為亂階。其禍較宦官更烈哉。

元宮中稱皇后者不一

西峰談話謂歷朝止一后。元時始有三宮之制。正后必鴻吉哩氏舊作宏吉刺氏。太祖時以其佐命功多。約世世為婚姻。猶遼伐之於蕭氏也。其餘兩宮則采之他族。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明朝仿之。雖不並稱皇后。而選一后必並立三宮。異日雖或別立皇貴妃。而初選之東西二宮其尊如故云。案元代每朝稱皇后者實不止三宮。

有至七八人。數十人者。今據元史后妃表。太祖朝稱皇后者共二十三人。曰布爾特

格勒津舊名素兒。曰和拉袞舊名忽魯渾。曰果勒濟雅坦舊名闊里梁坦。曰托果斯舊名忽魯。曰

特默倫舊名帖木倫。曰額琳沁巴勃舊名亦八刺。曰巴延呼圖克舊名顏渾禿。此七位為大鄂

爾多舊作幹耳朵言大行帳所在也。遼制天子所居置宮衛。崩則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曰幹魯朵元之幹耳朵蓋即遼之遺制也。曰呼蘭舊名

曰哈勒巴津舊名哈兒。曰伊實琳沁舊名亦刺真。曰托歡徹爾舊名脫忽茶兒。此四位為第二鄂

爾多舊名。曰伊蘇舊名也。曰和拉哈刺舊名忽魯。曰阿齊爾舊名阿失倫。曰圖勒古爾舊名禿兒哈刺。曰

徹爾舊名察兒。曰阿實克默色舊名柯昔迷失。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完者忽都。此七位為第三鄂爾

多舊名。曰伊蘇肯舊名也。曰瑣塔噶舊名忽魯。曰哈達舊名哈答。曰鄂勒哲和斯舊名幹者忽思。曰雅

爾舊名燕里。此五位為第四鄂爾多。金宣宗請和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太祖。是為公主

皇后舊名規金。此又一后也。太宗朝稱皇后者有巴喇噶沁皇后舊名刺合真。昂輝二皇后舊名昂輝。

克舊名昂輝。克勒奇庫塔納三皇后舊名吉恩帖尼。又有塔納奇納六皇后舊名納奇納。定宗皇后舊名。

惟烏拉海額實舊名韓兀。一人。憲宗朝稱皇后者五人。曰呼爾察舊名火里差。曰呼圖

克舊名忽魯。曰約索爾舊名也。曰楚巴舊名出卑。曰莽賚呼圖克舊名明里忽都魯。世祖朝稱皇后

者八人。曰圖古哩克大皇后舊名帖倫。為大鄂爾多次。曰徹伯爾舊名察必。曰諾爾布舊名。

必舊名。為第二鄂爾多。曰塔喇海舊名塔海。曰諾木歡舊名奴罕。為第三鄂爾多。曰巴延烏真舊名。



伯要曰庫庫倫舊名潤為第四鄂爾多。又有蘇哈達實皇后舊名速哥答哥後常世子世祖之鄂爾多者。成宗朝稱皇后者曰布爾罕舊名卜魯罕曰克勒奇庫塔納舊名乞里吉忽帖尼其元妃實里達舊名失以早薨故不稱后。至大中始追諡武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曰珍格舊名真哥曰蘇喀實哩舊名速哥失里曰鄂勒哲舊名完其明宗母伊奇哩氏舊名亦乞烈文宗母唐古氏舊名唐兀氏本皆妃子。不稱后。後因子為帝。始追諡仁宗朝稱皇后者二人曰河南達實哩曰達爾瑪實哩舊名答里麻失里英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曰蘇喀巴拉舊名速哥八刺曰雅本呼圖克魯舊名牙八忽都魯曰多爾濟巴勒舊名亦憐兒只班泰定帝朝稱皇后者十人曰巴拜哈斯舊名八不罕曰額琳沁巴勒舊名亦憐兒只班曰呼喇舊名忽刺曰伊蘇舊名速也曰薩都巴拉舊名撒答八刺曰布延庫哩頁額實舊名卜顏怯里迷失曰實喇特穆爾舊名失里帖木兒曰塔納舊名鐵你曰巴罕舊名必罕曰蘇喀達喇舊名速哥答里明宗朝稱皇后者七人曰溫綽歡舊名按出罕曰伊埒實克舊名魯沙曰布顏呼圖舊名忽都顏曰班布爾實舊名不沙曰伊蘇舊名蘇野曰托果斯舊名忽思文宗朝皇后惟布達寔哩舊名卜答失里一人。宣宗皇后惟塔哩雅圖舊名色也武迷失。順帝朝稱皇后者曰喇特納實哩舊名納答失里曰巴延呼圖克舊名伯顏忽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高麗人奇氏可見元代每帝皇后本無定數。西峰所云三宮之制。猶未為得實也。然細攷元史及經世大典諸書。則並稱皇后中。嫡庶仍自有別。如太祖之布爾特格勒津。則稱大皇后。太宗之巴喇噶沁。則稱正宮皇后。世祖之圖古哩克。亦稱大皇后。順帝之巴顏呼圖克。皇后死。奇皇后見其衣服敝陋。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御如此。又至正二十五年。詔立次皇后奇氏為皇后。改奇氏為肅良合氏。又別的因傳幼從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宮。是同稱皇后。又有正宮。及大皇后。次皇后。三皇后之分也。正宮皇后。必有冊寶。其餘則無。元史表志后妃傳可證。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古來諸君始稱太子。元制則帝子多以太子稱。不必繼體也。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六子。長卓沁太子舊名木赤次察罕台太子舊名察罕次太宗皇帝。次圖類舊名拖雷次五烏拉齊舊名魯赤無嗣。次六科爾噶太子舊名烈堅太宗七子。長定宗。次庫騰太子舊名潤端次庫春太子舊名潤出其餘俱稱大王。定宗三子。惟諾果舊名腦忽稱太子。餘稱大王。世祖立珍噶舊名真金為皇太子。餘俱稱王。泰定帝四子。皇太子阿爾濟雅巴舊名阿里吉八之外。又有錫錫太子舊名小薛允丹藏布太子舊名丹藏文宗三子。皇太子喇特納達喇舊名亦刺之外。又有錫錫太子舊名亦刺餘為雅克特古斯太子舊名帖古思太平訥太子。更以諸傳攷之。父穆傳從四太子南伐。謂圖類也。按扎兒傳。帝幸皇弟四太子征潞州。亦謂圖類也。高



諾爾傳舊名高從庫春舊名太子出征其子元長又從太子托歡舊名征交趾蘇舊名克舊名速哥傳其子長罕玉呂從兀魯赤太子出征脫忽憐傳從噶瑪拉太子舊名征海都諸所謂太子者皆非儲君也可見是時皇子通稱太子更以表傳參證之大概國初時正宮皇后所生雖非家嫡亦稱太子其餘則稱王中葉以後則非正宮所生亦稱太子而命為繼體者則稱皇太子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代帝后生前皆無徽稱臣下得直呼其名蓋國俗淳樸無中國繁文也莽賚扣殂於蜀舊名蒙哥郝經上世祖書謂蒙哥罕無故進兵於蜀今已崩逝大王宜迎蒙哥罕靈輿收皇帝靈蒙哥即憲宗也其時尚未有諡號故臣下皆以名呼曹元用傳累朝皇后既崩者未有諡號猶各以名呼之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名呼又達魯曾傳時以武宗皇后珍格舊名無子欲以明宗母文宗母配享魯曾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安得不為立王配食是臣下稱皇后亦呼其名也又世祖太子珍戩舊名順帝忽都皇后生子亦名珍戩尤覺太無忌諱案北俗本無諱名是始追尊元德二祖蓋北俗高本不諱名也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元太祖太宗征討諸國得一地即封子弟一人鎮之亦有封及駙馬者如太祖子卓沁赤木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至又賜按陳以可木兒温都兒等地賜火忽以哈老温等地憲宗之立諸王來會者西方有伯爾克托噶特穆爾兒哥脫帖木兒等舊作別兒哥東方有伊克托歡伊遜克阿齊台塔齊爾伯勒格台等舊作也古脫忽亦孫哥按皆太祖太宗子孫分封於外者也憲宗又分遷諸王於各部如格丹舊名分於巴實伯里舊名茂里舊名分於雅爾達寶河舊作葉兒海都分於哈里雅爾舊作海伯爾克舊名別舊名哲舊作曲托克托舊名分於額密塔舊作此皆見於元史者而明史外國傳又記哈密則威武王納忽里封地也西蓋則駙馬章古封地也哈梅里則諸王納失里封地也撒馬兒罕則駙馬帖木兒封地也別失八里則諸王合丹封地也蓋其宗親已徧於朔漠矣及取中原後諸王之分封於外者又各予以內地分邑如漢唐食邑之制所收之賦曰五戶絲每五戶出絲一斤以供其俸先是太祖欲以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即律楚材以為不便乃命各位下止設達魯噶齊舊作達魯而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稅以給之其後世祖平宋後亦仿此例以給諸王如安遠王分邑隸建寧者七縣隸汀州者三縣聽其自置達魯噶齊是也成宗賜晉王也孫鐵



木兒南鄭縣六萬五千戶世祖諸王子也先鐵木兒詔安縣脫歡之子不答失里  
寧德縣忽都魯之子南安縣愛牙赤之子光澤縣各一萬三千六百有四百又賜  
湘寧王迭里哥兒湘鄉縣六萬五千戶而諸王海都封於哈里雅爾而內地亦有  
分地則以流官為達魯噶齊各官所置者為副海都封於哈里雅爾而內地亦有  
食邑海都叛後不復給海都死其子察八兒窮蹙來降世祖先有旨諸王皆太祖  
子孫其分地應得之五戶絲藏之俟彼來降賜之至是仍以賜察八兒元之待宗  
親可謂厚矣明史謂元太祖平西域封子弟為王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然其  
子孫散布於西北者甚多故中原雖失而塞外苗裔仍不絕此一代封建之制所  
以為後嗣計者至深遠也

元代叛王

元封諸王於西北固收宗支蕃衍之效然多有據地叛亂者其見於本紀者世祖  
時諸王乃顏反帝自將討擒之已而其黨哈丹禿魯又叛再出師敗之而諸王中  
有海都者尤強盛屢稱兵內犯詔以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不鎮北邊諸王昔里  
吉劫北平王拘安童魯宗王以叛帝命伯顏討之雖敗其兵而海都仍逸去故常  
命皇子鎮北邊以備之成宗及晉王武宗為皇子時皆守邊十餘年未嘗帖服也  
此外見於各列傳者土土哈傳有叛王脫脫木失烈吉及鐵哥皆為土土哈所敗  
又擒叛王哈兒魯謀叛王兀塔海又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之地夜渡貴烈

河敗叛王哈丹又阿沙不花傳有叛王納牙等為阿沙不花所敗伯顏傳有諸王  
明里鐵木兒從海都叛伯顏以書喻之明里鐵木兒感泣來歸阿木傳有叛王昔  
刺木為阿木所敗阿刺罕傳有世祖母弟阿里不哥構兵塔出傳有叛王曲迭兒  
為塔出所敗暗伯傳有叛王哈魯為暗伯所擒昔班傳有大和大王叛為昔班所  
敗玉哇失傳有諸王和林及失刺等叛麥里傳有諸王霍忽叛掠河西麥里擊敗  
之忽林出傳有叛王幹羅斯等為忽林出所敗失刺拔都兒傳有叛王脫脫為失  
刺拔都兒所擒洪重喜傳有叛王八刺哈赤為重喜所敗劉國傑傳有諸王脫脫  
木反國傑襲敗之孔元傳有叛王失里木等元出兵敗之於兀速洋劉哈刺八都  
魯傳有叛王昔里吉及脫忽皆戰敗被擒蓋即劫北平王者汪惟正傳有叛王土魯叛據  
六盤山為惟正所擒忙哥撒兒傳有叛王察哈台為忙哥撒兒所誅鐵哥傳有叛  
王塔不台月赤察傳有叛王滅里鐵木兒屯於金山武宗為皇子鎮北邊時出其  
不意以師壓之滅里乃降成宗元貞二年猶有諸王都哇徹徹禿潛師襲火兒哈  
禿之地又叛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直至元貞九年海都子察八兒及都哇明里  
帖木兒等相聚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我子孫乃自相殘殺是隳祖宗之業  
也今鎮邊者皆吾世祖之孫吾與誰爭哉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乃遣使



來帝許之。於是諸王皆罷兵入朝。牀兀諸王入朝。大宴時。脫脫即席陳西北諸王始終離合之迹。去逆效順之義。聽者傾服。此元一代分封諸王得失之林也。王思廉傳。帝親征乃顏時。思廉謂段貞曰。諸王反由地大故也。漢龜錯創地之議。實為良圖。貞以聞。帝嘉之。其時博羅歡亦謂太祖分封諸王。其地與戶。以二十分為率。忙兀魯扎刺兒宏吉利亦其列。思五部共得十一。乃顏獨得其九。故最強。然則眾建而分其勢。又析圭分土時。所當早計歟。

### 各朝國書

後魏太武帝造新書千餘。詔曰。在昔帝軒轅。稱製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天興四年。又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眾文經。是皆因書籍文字。傳寫訛謬。特為校正。以昭畫一。使天下通行。而非另創一體。以便其國俗所用也。自遼太祖始造契丹字。而夏金元以來。遂仿之。各有國書。今摘叙於後。遼史神冊五年春。始制契丹大字。案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遼太祖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又永樂大典。引紀異錄云。渤海汎子。乃製契丹

大字三千餘言。則製字應在天顯元年也。趙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書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又繹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完顏希尹傳。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古紳。舊史名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後又製女直小字。謂古紳所製為大字云。締達傳。是時女直字設學校。命說離。刺等教之。其後納合椿年。統石烈良。溫罕。締達。最號精深。元史世祖始命西僧帕克斯巴。舊史名八巴思。製蒙古新字。詔曰。我國家肇基朔方。製用文字。皆取漢楷及輝和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號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主。以國師。西番人言語不通。命迎魯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此蓋未製蒙古字以前。猶借用畏吾字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終

卷二十九

終



